



评论

凝练的极限写作与无限的文化追求

——简评王方晨《快雪时晴》

张志忠

王方晨深得短篇小说写作的要诀，蕴藉、凝练，将其在短篇《快雪时晴》（原载《中国作家》2025年第6期，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2025年第7期，《新华文摘》2025年第18期连载）中发挥到了极限。小说的段落极短，几乎一句话就构成一个精悍的段落，只叙述，不阐释，点到为止，不做延展。如以下片断：

从水边浓密的竹枝下走出来一只长腿白鹭。

老竹说：“一只鸟。”

没想到冬天也会有白鹭，真好看，像一个意外降落凡尘的精灵。老竹又说：“一只鸟。”声音却打起了颤。

菊领会他的意思，就说：“你要好好写字。”

主人公大半生都生活得风平浪静，就是济南临水小巷的一个普通居民，喜欢书法，在书法上相当有造诣，却没有让他跻身当今名利双收的书画界，没有“修成正果”。

老竹亦有可以言说之处。一是他家的房屋虽小，屋角却有一眼小泉。这小泉眼名副其实，在号称泉城的地面乏善可陈，每天涌水不过半桶，恰好被老竹用来研墨写字，写出字来“有一股清气”。此处的“清气”可做多解。二是老竹一生经历平平，他上小学、中学，在帆布厂当工人，其活动半径都离他所住的柔佛巷不出数公里，书法技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但他的爱情和婚姻一波三折，讲起来可以铺陈偌大篇幅。人们都说老竹心高气盛，要娶绝色美女为妻。在帆布厂时，有一女工恋上老竹，分手后老竹酒醉落水腿脚留下残疾。乡下来的美女小梅与他成亲，本是小梅主动靠近，后来因为移情也行往别处。

与老竹相伴半生的菊，因受惠于老竹，感其善良，与之结缡。夫妇二人每每牵手而行，从小巷走到西门外的河边，这里也是他们最早的相识处。菊带着重病的孩子到济南求医无门，流落此地。老竹心生怜惜，帮助病童入院治疗。

上面所引文字，是他们意外地于冬天的水边看到一只长腿白鹭，老竹接连赞叹曰：“一只鸟。”由前文得知，他肯定联想到了菊那不幸夭折的面目雪白的儿子。将白鹭简化为“鸟”，可见惜墨如金，正像小巷不远处的这条河，在作品中出现数次，是老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处所，却被作家吝啬地连河水的名字都省略了。但两次说出“一只鸟”，不是同义重复，而是大相径庭，前喜后悲。一眼看到白鹭，且惊且喜，“一只鸟”，心中赞曰：真好看，像一个意外降落凡尘的精灵。随即老竹又说“一只鸟”，声音却打起了颤，为那脆弱易逝的生命。

白鹭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，也被历代文人吟咏，多是一群一双双，鲜见孤鹭意象。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”（张志和），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”（王维），“何处飞来双白鹭，如有意，慕娉婷”（苏轼）。亦有明人黄渊的《孤鹭》：“南天秋月未，不是鹭来时。子影从何地，无声立暮枝……”

老竹由喜转悲，声音发颤，其意与黄渊同。菊心领神会，不做应答，却嘱咐他好好写字。两人对话不足20个字，却凝结了那么丰富的深情互动。

是的，对于老竹，一生平淡无奇，唯有书法为他出彩；多情之人偏偏薄命如斯，唯有书法寄情托命。他的书法落款多次变换，“他有大号、小号、绰号，还有别号，用来落款。接班人、哭之、笑之、野老、居士都用过。”这些名号，都有各自的用意，潜藏着老竹命运沉浮的密码和艺术进阶的奥妙，作家却轻轻地一带而过，不加注释。

老竹在帆布厂当工人，受到喜爱人才的帆布厂王厂长的厚爱，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王厂长的乘龙快婿和接班人选。王厂长给他一间大办公室做书房，“一张木案宽得像大湖。每每面对木案的浩淼，都会徒生腾云驾雾之感……时间久了，真觉得浮在了云头。”这种腾云驾雾之感，有浩荡之美，却未免凌虚蹈空。梦醒之后，以“接班人”落款，是其命运转折之后的自我反思。

因为时代大转型，帆布厂改换门庭，老竹在河边落水受伤，接班梦碎，绝色女友转投入坐小轿车的新任帆布厂厂长怀中，这是第一阶段。其后是哭之笑之的第二阶段。哭之笑之乃八大山人朱耷的书画落款，暗藏这位明代皇室后裔在明亡以后的悲欣交集，可能是小梅离开后老竹的自况，苦中作乐，正好和小说中一个细节，老竹在雪地上以指为笔整整写了一夜“小梅”相应和。

“老竹经此婚变之痛，字却写得越来越好了。一个个那么黑，又隐隐透着光。”这才是书法及所有艺术创造的根本所在，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苦痛，艺术才能长进，不是寻常的勤学苦练所致。

第三阶段的落款是野老、居士，是落寞文人经常的自诩，杜甫就自名为杜陵野老，而且有诗作《野老》：“野老篱前江岸回，柴门不正逐江开。渔人网集澄潭下，贾客船随返照来……”这应当是老竹为书、妻菊在侧的岁月静好的难得时光。

如此说来，这样的三段论，不禁让人想到王国维论述的为学三阶段，想到庄子的《庖丁解牛》，是诠释老竹的书法艺术从技艺进入大道的艰辛与蜕变历程。

这就应该说到小说的点晴之笔，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。菊去世后，老竹焚弃了纸张笔墨，不再进行具象的书法创作，转而以手对空而书，这也是在中国的典籍文化中有先行记录的。《晋书》卷七十七《殷浩列传》：“浩虽被黜放，口无怨言，夷神委命，谈咏不辍，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。但终日书空，作‘咄咄怪事’四字而已。”在书法史上，有锺繇和萧晔以书空练习书法的记载。

老竹的书空，不同于殷浩的愤而书空，不留痕迹地暗发牢骚，不同于锺繇和萧晔在学习阶段日思夜习无处不可练字，老竹是进入化境之后的以虚为实，将无作有，是本文所说的无限追求。如果说，常规的书法是写别人的，面向社会的，要与人沟通的，但老竹因为菊的亡故，再没有可以沟通交流之人，也无需他人的理解，没有了任何功利目的，真正是自得其乐，书空何妨。

《快雪时晴帖》28字，是大雪初晴时，王羲之以愉快心情对亲朋好友的问候，兼及此前为朋友某事助力而未果的歉意，被誉为天下法书第一，乾隆称赞其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”“天下无双，古今鲜对”。老竹的书法进入炉火纯青、道法自然之境，曾日日摹写《快雪时晴帖》，顺理成章。

但是，绝世高手，仍然需要知音。就像高山流水的音乐故事，老琴师阮阿庆的及时出现，让丧妻的老竹再度感到人间的温情。何况，阮阿庆还成为回归的小梅和老竹重叙旧情再建婚姻的重要推手。他对于老竹，可能比王羲之致信的山阴张侯的重要性要大出许多，《快雪时晴帖》便暗含了当代俞伯牙与钟子期之友谊的新意蕴。

接下来的故事，水到渠成。艺术修为与人生苦旅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，日常平凡与惊心动魄，情意至境与汨汨清泉，交织在一起，凝缩在一起，成为王方晨小说创作中的又一个标杆！

（作者系山东大学荣聘教授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）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

散文

我家的唐朝动物

——

我家的动物都是唐朝穿越来的，以胖为美。

先说可爱的“小丸子”，它是儿子最喜爱的柯基小狗，小短腿再加上肥，就更多了几分可爱和唐朝的美。迎接主人的方式，撒欢儿、握手、抱抱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尤其是它的背影，一步一步踩着你的疼爱，那种美，真是百看不厌，看一次爱便深一层。还有它睡觉的样子，仰面朝天、四肢舒展，安心又舒适，人生若能如此，夫复何求？

再说我家后院的大白鸡，胖得和圆皮球差不了多少。小丸子爱逗它玩儿，轻轻一推，它便仰面朝天翻倒在地，躺着晒太阳，知道凭自己挣扎也是翻不过身站不起来的，我们每次都是哈哈大笑后，儿子用手扶它翻身站起来，它便跟在儿子后面，表示十分感谢。它胖得一步三摇走不快的姿势，像憨态可掬的小企鹅一样，也是让人看了忍不住顺毛摸一摸，它就顺势卧下来闭眼享受。还有什么比得上安心享受当下更重要呢？

这几只大白鸡看见我们过来，也是要在你身上蹭来蹭去，亲昵一番才肯离开。它们的可爱和黏人，

以及带给我们的快乐，让我们好几次嘴馋了，都舍不得杀了吃。

还有我们家的鱼，不管哪个品种，都是一样肥美亲民。人在哪边，它们就都聚在鱼缸的哪一边。发呆的时候，看看鱼的王国，有的忙忙碌碌不停地奔波，有的懒洋洋一动不动在发呆，还有嬉戏追逐的，摇头摆尾的。仿佛看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，红红火火的日子。

最近，我又收养了一只肥嘟嘟的蜗牛，放在鱼缸上面。这家伙前几天还到处找阴暗处躲藏。这几天混熟了，也是看见人，会漫不经心地向你挪动。故意把手放在它眼前，它还会悠悠哉哉地转一圈，再回到它的菜叶小王国内美美地睡一觉，管他今朝是何夕。

我在想，下一次全家出游，带上老爸、老妈、大儿、小儿还有老公，再把小丸子、圆皮球、鱼群和肥蜗牛，我们家的这些成员都带上，不用牵绳也是绝对不会走丢的，而我们这个和谐的队伍，该是何等的壮观而又快乐呢！



诗歌

小水洼

张依晗

一场秋雨过后
天空、云朵、树梢
还有一道彩虹
几只凌空飞过的麻雀
离得再近一些
还有自己的面孔
都在小水洼里
可以俯视